#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七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 宋 衛湜 撰

五峯胡氏曰人非生而知之則其所知皆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所收止然所謂事物者及人生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故儒之道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格之之道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内則物可格而知可精

矣

新安朱氏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

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特其結語耳程氏曰此謂知本衍文也嘗取其義補之曰所謂致知

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

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掩護覆藏不能盡去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强

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推而致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眞妄錯雜雖欲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固莫不知其梗槩然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

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然勉强

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

理以格夫物物格者極致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

窮之而至其極也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

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

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

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理而無所雜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心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知謀功利之末哉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

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

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知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

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彛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

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

則所以養其徳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到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徳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表裏精粗無

所不盡而又益推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雖心

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辨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亦有必然者矣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

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廓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别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又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

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

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唯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耳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捫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

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明其師之說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廓然

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内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

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
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
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
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
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
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
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
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

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馴而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而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無毫髪之不實耳固非

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説又安得而遽以是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説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理者不知何所病

而疑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耶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

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説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而不免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明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

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其非他說所能及者唯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彼以狥外逐物為功窮理者知愈博而心

愈明逐物者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又曰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曰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事理會又曰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　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是推

事切已愈小故先修身正心誠意致知　又曰格物致知是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　又曰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亦不過是不善中之善到得格物知至後或有不善亦已是善中未善處格物誠意其事似小然若打不透却是大

病痛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未到其病却小葢前面大本領已自正了　又曰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温公議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又曰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

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步也　又曰胡安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　新定顧氏曰人不可不先於致知然知了須是行始得某嘗謂致知亦只是為學中一事不可謂知得便了人之賢否但判於所行若知而不行却只是斡得一件事如做時文做得到好相似其實無益於我　有問格物之說伊川云物物去格象山云格此大物二說如何荅曰只為此却是大學　又曰知與行俱不可相

無譬如人知水火能焚溺斷不肯蹈是他知得分曉故如此然世間未嘗無溺於水焚於火者非不知之罪也少不兢兢則陷罹其中也於此見得亦須要行

新定錢氏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太極是之謂一至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也壹者志壹之壹斷斷乎是無他道也以是為本乃知所先

龍泉葉氏曰此章極體用而言之也天下一本也堯

舜文武一人也人之生也固有位天地育萬物之功
天未嘗私其道於一人也其充之有小大學之有至
不至而已是故明明德於天下而要之以堯舜文武
之功此學者之所當然也然而天下之人恍其外而
忘其内安其末而不思其本莫知其所以致知者何
也故斂其用以反於本收其遠而歸於近則明明德
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以至
於正心誠意斂之無餘力用之無餘功舉天地之大

萬物之衆而反之於吾一念之頃未有不厭然充足者也學至此則堯舜禹湯文武固不得以獨私其道而孔子孟軻亦未嘗自異於人蓋必有推一念之功見大道之本循序而不躐體物而不遺者而後古人一貫之理可得而識矣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者均是人也其流品之殊賢否之異其間等級不啻千萬而卒不能以相一者何也所知之不同也師曠之聰不能為離婁之明造父

之轡不能為羿之弓所知之異而人與物判焉不能以相通也久矣聖人兼致天下之知而無所不盡於萬物之理其遠至於不可歷而止其深至於不可測而識是知之用大矣哉今夫人朝夕從事於物也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是物未嘗不在也意之所向心之所思是物未嘗不具也由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而人與物蓋不相通矣其甚者亂天理恣人欲執一物以害萬物而卒至於忘物是故物不格則知不

至所謂正心誠意推而行之皆莫得其要矣
范陽張氏曰夫古之學者其規模遠大初不為一已
之私將與天下同其公故志則欲通天下之志務則
欲成天下之務業則欲斷天下之疑豈止為一已之
私哉其規摹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審知此意則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見其用心之遠矣格物者何也
格言窮物言理也内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理
皆在焉吾能一念之間一事之上一物之微皆窮其

始窮其終窮其所由起又窮其所由歸自一念而窮之以通天下之念自一事而窮之以通天下之事自一物而窮之以通天下之物往來闔闢顯晦幽明其理森然炳然可燭照而數計者此所謂格物而物格也格物則一念之微一事之微一物之微有兆於象有發於萌者無不黙而識之此之謂知至知至則惡念不生惡事不積惡物不滋而吾所趣嚮者所願欲者所思慮者無非在天理中矣此之謂意誠

山陰陸氏曰誠内也修外也修誠之失也誠無成虧也有成有虧而後修之易曰損德之修也格猶極也言致知在極物物極而後知至楊子曰深知器械舟車宫室之為則禮由之

廣漢張氏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格物人者天地之心其良知所素具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則端倪可見矣唯夫物至知知好惡形而無節其良知乃日壅閉而不能自達是以貴

夫格物也近而吾身遠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天命流行密而無間無乎不存格物所以明天地而有諸躬也格之之道在於慮思以潛通之力行以親切之無惰於斯須無忽於隱微蓋思與行互相發也優游涵濡而後可以有見大體見大體謂之格物而知至可乎未也太極之蘊精微深妙無窮極也毫釐未瑩則為未完見大體斯有以用其力用其力蓋將窮竟萬理而貫於一也思慮力行之功至此密矣貫

於一則無一物之不體也斯謂之物格而知至蓋良知於是為完具而復其初也夫然後可以言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若一理未昭則一事有滯意有時而不誠矣唯夫萬理無蔽而戰兢以終之其顏曾之事乎大學物格而知至是大易知至至之而知終者也蓋極夫知之事也過此則唯終之而已聖之事也　又曰格物猶格於上帝物格猶祖考來格格物與物格不同格物是學者下工夫處物格透

也人為事物所迷亂而不知其體之所存須是事事物物上身親切之要見得此體分明所謂格物也物格則會萬殊於一理而知我之為我矣得此體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以格物為窮極物理又以為格去外物竊以為窮極物理然後能格去外物不能窮極物理則亦不能格去外物也然是二者皆未免於用力若能一切照破則物自無不格矣格若大人能格

君心之非之格大人之格君非豈用力也哉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然照破其非心則不期格而自格矣誠能一切照破於物則真知自然至矣仁義禮智百行萬善與夫天地萬物之理舉無不知也

東萊吕氏曰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又曰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

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建安眞氏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
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其身則是
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端厥功
大矣　又曰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物萬
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
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
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絶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

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為人子事親當如何為人弟事兄當如何為人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凊出便用告反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説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

乃是最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次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復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天下之理能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令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

究如未曉了即須洛問師友求其指歸然後又讀一書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旣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何緣知得義理透徹胷中見識亦無由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為本不可不知也

廬陵胡氏曰格有三義書曰格汝舜緇衣曰民有格心來也書曰惟先格王至也語曰有耻且格正也此云物格亦謂正也致知明道也明道者必明於物理使一出於正是格物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堯不敦睦九族而能協和萬邦無是理也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也六籍之中唯此章而已且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記大學者宜曰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否則曰古之欲新民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而顧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言吾之自明其明德者即他日新民之本而所以新天下之民者非外立一道以新之即明此德以達之天下耳　致極也猶喪致乎哀之致格至也猶格於上下之格格至於此則知極其致矣然則所謂物者何也指斯道而言也伊川先生所謂今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正此意也是物也堯舜禹相授名之曰中湯亦曰中武王名之曰極夫子名之曰仁又

名之曰中庸其在易名之曰太極此章名之曰明德又名之曰至善一而已矣其為物也清明廣大無際無方天得此而清也地得此而寧也人得此而秀也舉萬彙之殊無非得此而生也君子患不能格此大物耳能格此物則天地萬物本吾同體意而不誠欲欺誰乎心而不正是賊誰乎心苟正矣身不患其不修身苟修矣家不患其不齊自家形國自國而推之天下舉而措之蓋不可勝用也大學繼此復曰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猶言同此也大學之道上下共之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道一而已孰不以修身為本哉蓋修身者本也化人者末也正已而物自正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親者所厚也疏者所薄也能厚其所愛然後能推以及其所不愛於所厚者薄將何所往而不薄哉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　此章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夫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在之一辭所指葢可見矣繼此即曰物格而后知至是格此而后知極其至也如必待物物格之然後知至則天下事物何可窮盡皓首窮年未能徧格夫茍未能徧格是意終無由誠心終無由正也其為學也不亦艱乎此子貢以多學而識求夫子夫子所以深明其不然也然則欲格此大物者將若之何而格之洪範有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

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雪川倪氏曰伊川謂親當作新朱氏改親為新鄭康成於雜記內子以鞠衣襃衣素沙下註云當在夫人狄素沙下爛脱在此其注皆有枕席下云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亂脱在此朱氏輕改其字鄭氏輕改其次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錢塘吴氏曰格之為義不一唯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以正為訓於義近之蓋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

知至所以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也然此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而用其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所以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引之則大者不立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知物交物而不為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且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視色物交物也目不

為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唯目正而色亦正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不為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亦正此所以不言正物而言格物也詩曰有物有則此所謂物在我者也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是所謂物在外者也在外者不能不交於我其交於我也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皆為私欲一切絕去不惟百物皆廢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矣又何格之有

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惑所以貴乎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無節於内知誘乎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為知乎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為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為所引其為格物也明矣蓋不為物引則止即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為尤詳書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

之功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鄭氏曰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為黶黶閉藏貌

也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三者言有實於内顯見於外

河南程氏曰人須知自謙之道自謙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伊川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法

又曰要持循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更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

與愼獨這是箇持循氣象也　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明道

藍田呂氏曰誠者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非人知之所能謀非人力之所能造也見好色則愛之聞惡臭則惡之發於心之自然不思不勉者也如知水之寒知火之熱知蘗之苦知飴之甘疾痛疴癢心為之感者莫非誠也故孟子謂孺子將入井則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有内交要譽之偽也見其親死委之於壑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者也由此觀之仁義本出於人之誠心如好色惡臭之比則君子之愼其獨者見仁義之本皆吾性分之所當然不爲人之知不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所往而不爲善一毫自欺則邈焉一物與天地不相似矣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雖小人豈無是心哉惟其爲形體所牿區區自處於一物之中與萬物以爭勝負故喪其良心不與天地相似所以以人爲

可欺而閒居為不善也人猶可欺也心不可欺也故見君子則㢘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其良心猶存知不善之為不善故不欲人知之也胷中之正不正必見於眸子瞭眊之間辭之多寡枝游亦見乎吉躁叛誣之實至於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故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誠於中必形於外雖人亦不能欺也既不足以自欺又不足以欺人使其良心有愧而不慊浩然之氣從而為之餒則為欺者果

何益乎夫為善而不出於誠猶不足以入德况為不善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言誠於中形於外充實而有光輝非誠不至也故君子必誠其意

涑水司馬氏曰慊者足於心君子見不善必去之然後慊見善必得之然後慊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六章釋誠意毋者禁止之辭也自欺者知有不善之雜而不能去又掩覆以自安也

欲自修者先察乎此而禁之則心之所發皆一於善而無不實矣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則與誠其意者相去遠矣然其誠偽之判特在於自欺自慊毫釐之間耳且其念慮之微雖或人所不知然既有其實則終不可揜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慎其獨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

顯明之地其自欺亦甚矣言毋自欺者欲去其惡當如惡惡臭欲實其善當如好好色是皆必盡力以求快足乎已而非以為人所謂自慊也然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是乃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誠偽之所由分也是以君子必於此而致其戒謹省察之功焉引曾子所言以明上文深戒自欺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

寛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以明不自欺而常自慊之驗也

又曰誠意是萌芽上理會正心修身各自就地位上理會　或問六章之指曰傳文章句其說備矣然探其本而言之則其發之實與不實特繫乎心之明與不明而欲其盡明則必格物之功有以開之於其始欲其常明則必愼獨之助有以養之於其終也蓋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其體未嘗不明也使

人於應物之際好惡取舍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則好善也必誠好之而自其中以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其惡惡也必誠惡之而自其中以及外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之也如好好色求以自快於己之目而已非為人而好之也其惡之也如惡惡臭求以自足於己之鼻而已非為人而惡之也但以氣禀物欲之私有以蔽之而於理之當然有所不盡故其好惡取舍不盡出於本心而或雜於私欲雖或知其不可

而不敢肆然亦有所畏慕於外而强為之耳非出於誠心而有為己之實也是以名為好善而常有不好者以拒之於内故其好之不能如好好色之真名為惡惡而常有不惡者以引之於中故其惡之不能如惡惡臭之切中外乖殊首尾衡決不曰自欺而何哉然既曰有所蔽而不明矣則非即物窮理不足以致其知而復乎其明之初吾已論之於前章矣果能從事於其間而有得焉則本心之體自無所蔽而其

應物無往而非至善之發也亦何待於自欺哉然聖人之教本末兼舉無所偏廢雖曰本體既明而善端自著然亦未嘗不使人慎之於隱微之間也蓋隱微之間已所獨見本心之體其在於此者特與物辨而最為昭著以故尤為操存之要然以其耳目之所不接而常情之所易忽也故凡所謂私意人欲者亦未嘗不潛萌而竊伏於其中苟於此焉不有以謹之則失是心之體雖曰已明亦安能保其不昧善端之發

雖曰已著亦安能保其無雜所以為此傳者於慎獨之一言必丁寧反復而重言之欲其謹之又謹無所閒斷則本心之明得以常明善端之著得以無雜也其示諸人之意亦深切矣或曰知雖已至而不可不慎其獨則聞命矣抑知未至而欲慎其獨亦何不可且若必以致知為先則固有自謂知至而不能慎獨者此又何耶曰方此心之未盡也凡其明之所未及既不免夫真妄交拏是非紛糾之患矣及其應於事

則善端之發又未足以勝夫惡習之強是以於夫隱微之際雖欲謹之而不能又況私意為主義理為客其偷心竊發常必隂為衆惡之地而左右之惟恐天理之勝而失其所好是以於夫隱微之際設使力能謹之而亦將有所不欲矣故必其心之已明而無毫髮之蔽然後由中而發無非義理而視彼私意人欲之為吾害者不啻深仇巨怨之不可一日而同處於是乃能慎其獨而誠樂為之不待強心努力而自不

容已也然則彼有自謂知之已至而不能謹獨者實未至而强自名耳知果至矣則何不能慎獨之有哉雖然致知以上學問之事也誠意以下自修之事也此章上承學問之終而下啓自修之首與夫格物而知至者其事若不相謀而實相為用正一篇之樞紐而大學之牢關也誠度此關則入德之塗坦然平直自可安行必達而無復有鉏鋙矣學者可不深考而實用其力也或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

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小則以所銜之異而别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别也

嚴陵方氏曰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小人閒居所為皆不善也果然厭故從新則善矣然而小人之所厭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姑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指者多也

山陰陸氏曰厭讀如字著未嘗厭也書曰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富潤屋德潤身雖皆有所潤然屋與

身孰親哉

石林葉氏曰在獨而能慎則其在見不必慎之也小人在獨不能慎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也人之富足則能潤屋而已德之修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内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新定錢氏曰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功夫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作了若於此時凛乎其嚴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欺一箇毋字三箇必字立詞甚嚴學者所宜深體

廬陵胡氏曰誠無妄也自欺則妄矣人之惡臭好色根於心非偽為也是誠也凡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

之所樂豈有異哉謂其好惡與人異者妄也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彼介於其側者不唯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極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吾之救之也非有求而然也中心惻怛而其情誠不忍也若彼有可救之道而吾終莫之救也尚可以為仁人乎哉猶此觀之誠其意如好色惡臭非由外鑠我也自

慊自敬也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敬之大
也如此小人見君子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其良心
猶存知不善之為可羞也是謂人可欺也心可欺乎
人視已見肺肝則心已露矣其嚴乎嚴猶畏憚也言
衆所指視不足畏憚唯獨居為不善甚可畏也
東萊呂氏曰揜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良心猶存
也由不能充之故其自暴如是如其知萬物一理中
外一致作於此者見於彼至隱至微之間而有所謂

昭昭不可欺者則亦知所以反身矣知所以反身者知格物之道也居仁

龍泉葉氏曰意者始發而未形去心之全體尚未遠矣然而有愛惡之別有公私之異端緒之差源流之分皆見於此堯舜之為堯舜桀紂之為桀紂天下之人終日安焉而不悟皆兆於此故誠其意者所以實是理於將發之初也彼其本無不善而異日之成有君子小人之分焉蓋始發之際所以自欺而掩抑之

者衆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中心誠然其堅實而不破純一而無所疑者君子與小人同也唯其善惡邪正之念泛然往來於其間二而不一雜而不純然後外物乘之奪其至微者而為之主此不可以不察也自慊者所謂毋自欺也見君子而厭然誰謂之無其意哉私意亂於其先用事既久戕賊已成雖有善意之發不足以救其禍而徒足以形其惡人之所以兢兢然畏屋漏如畏宮庭出門闕如嚴賓師髙其閈閎

設其干櫓學者不可以毫釐犯者懼私意之賊而一日之猒然者著於外也此君子之所獨致人安得而共之故人莫不有此獨也溺於所同流蕩委靡而其所謂獨者敗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人倫之内常見此理而人不自覺唯君子畏之為甚嚴也丘山積於微塵江海聚於涓流此知者之所深察富潤屋德潤身由毫末之微積而至於不可掩之效潤字當細玩

建安眞氏曰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

我合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畧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新定邵氏曰為善之意發於眞實之謂誠假於浮虛之謂僞誠則篤實輝光人雖潛窺密察而在我者終不可没也僞則心勞日拙已雖巧覆曲護而在人者終不可欺也世之人固有於惡未必眞知所惡而陽

為惡之之狀者矣於善未必眞知所好而矯為好之之形者矣非所謂誠也必也惡惡如惡惡臭而後其惡始眞好善如好好色而後其好始實好善惡惡眞實如此則其舍卑汙而趨高明也無異雜溷濁而遊清都也棄人欲而從天理也無異遠臭腐而襲芝蘭也豈不欣乎快所欲而足所願哉此之謂自慊也

獨非特孤居獨處之謂也雖與人同堂合席而意藏於中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者皆君子致謹之時也能

謹其獨則能誠其意矣堯舜禹之相傳拳拳乎人心道心之分惟精惟一之戒者所以謹此獨也詩人之詠文王一則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二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所以謹此獨也竊怪夫世之小人閒居之時恣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乃始厭然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謂衆人為不足恤而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不知念慮僅萌於方寸之微識者已得之眉睫之間故目動言肆肝鬲洞見足高氣

揚心膂畢露在巳雖自謂城府之深而在人已不啻

肺肝之視如是則人心至靈不可欺也已之爲僞秖

足以自欺而已竟何益哉此足以見實有諸中者無

間於善惡必形諸外也此君子所以必謹其獨也

每愛東萊呂成公論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甞致力

於暗室屋漏之學及會盟聘享之際雖欲勉强修飾

終有時而不能揜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

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嗚呼此十目十手之地所以

為可畏也歟

霅川倪氏曰自謙注及諸家皆作慊竊謂不必改經文只作謙可也謙之彖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又謙者有其實而若虛者也不謙之人以虛為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　又曰誠一也而有善惡之異誠於為善誠也誠於為惡亦誠也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與小人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謹其獨而誠於為善

世有攻人之偽者其人姦惡又甚於所攻而其說曰吾所為表裏如一不欺也誠實也此乃敢於為惡者爾彼則偽於為善爾乃誠於為惡是小人之無忌憚者故誠則若一而有善惡不同不可不辨重言必慎其獨申其義而諄誨之也

延平周氏曰必曰心廣體胖者蓋有以根於一心然後有以施於四體也

長樂陳氏曰人非不知誠之為善欺之為不善而其

所爲每不免於欺者直以欺之可爲也殊不知心不可欺人亦不可欺苟知心不可欺人亦不可欺而專於誠焉則何所不至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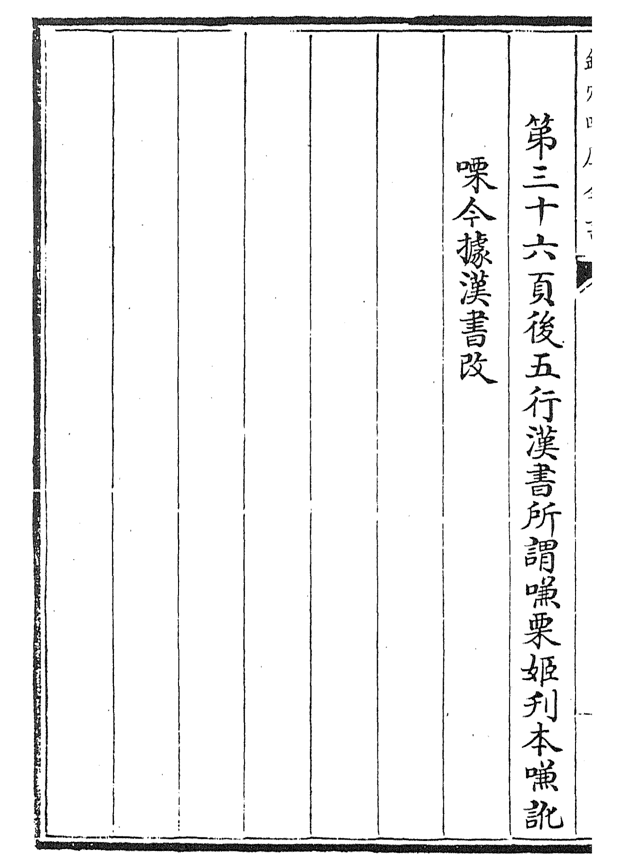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監本作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第二頁前八行嘗取其義補之監本作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第十三頁前一行不知何所病而疑也刊本疑訛凝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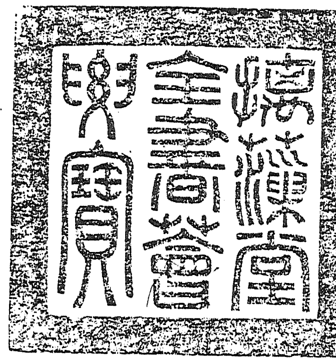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五行則邈焉一物刊本焉訛為今改

第三十六頁前三行致知以上刊本致訛至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五行漢書所謂嗛栗姬刋本嗛訛

慄今據漢書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康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宋 衛湜 撰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此詩衛風淇澳之篇美衛武公之德也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

喧然威儀宣著恂慄謂顏色莊慄有斐君子者論道武公盛德至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於戲前王不忘周頌烈文之篇也於戲猶言嗚呼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

藍田吕氏曰切磋者解割之謂也琢磨者脩治之謂也有璞玉於此將以為圭則必先解而為圭之質將以為璧則必先解而為璧之質如學者之志欲止於

小善則以小善為之質欲止於至善則以至善為之質琢磨者即其質以修治其文小善之質止可以脩小善之文至善之質然後可以脩至善之文故如圭之質不能琢磨而成璧璧之質不能琢磨而成圭故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恂慄者敬其學也威儀者見其文也斐文之著也學止於至善積而為盛德至於文章著見則入於民心者深矣此誠之不可揜也故民不能忘也誠之至者非特入於民

心其所以道民者澤流於後世矣賢其賢親其親君子化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

山陰陸氏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者所謂威儀棣棣光美相逮如此經曰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德言盛善言至亦言之法此以沒世不忘也進於武公矣武公老而如此雖死猶如此也

石林葉氏曰道學求諸人自修求諸已恂慄者誠於內威儀者文於外求諸人求諸已所以有至善也故

曰發慮憲求善良誠於内文於外所以有盛德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善則民歸之不忘也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有盛德至善則民無間於君子小人皆在所不忘也然而君子懷德故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小人懷惠故樂其所樂者亦義也利其所利者亦仁也

廬陵胡氏曰民不忘美衛武之誠沒世不忘美文武之誠夫誠至於民懷不忘其誠至矣

莆陽林氏曰此詩序云美武公之德言其表裏相稱也故能先誠其意自然修身可觀菉竹生於水傍自然猗猗而盛斐然如君子氣象益由切磋琢磨而成就其材如此終是令人不能忘也下文乃戴記解此詩益訓詁之學其來也遠自漢以前有之矣道治也謂學問以治之由學問然後日漸月漬所謂自修也言其學問而治之如切如磋也日漸月漬非一朝一夕之故如琢如磨也後又引於戲前王不忘說不能

忘之義謂君子所以不能忘前王者謂其賢者則知其賢其可親者則親之小人所以不能忘前王者謂民之所樂前王亦與之同其樂民之所利前王亦與之同其利君子小人不能一日忘之也

新安朱氏曰此與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淇水名澳隈也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

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賛其德容之盛也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

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

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葢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至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别也曰角骨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

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
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利其利者
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
故雖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龍泉葉氏曰學者以密察之功微細以驗之積漸以
充之誠意所貫本末光明其或文或質或淺或深疾
徐反復之際式有可觀之義葢君子察之於内衆人
察之於外唯其中無可愧外無可憾所以詩人之形

容若此之盛也學者强為善而已非以求之於人也及其為善之至純實著見而不可掩則斯民記之矣

建安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宻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

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曰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峻大也皆自明明德也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

孔氏曰周公封康叔作康誥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盤銘湯沐浴之盤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苟誠也非唯沐浴自新誠使道德日益

新也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作新民者周公使康叔作新殷民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謂為天子而更新也

河南程氏曰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大人之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

後及於天下故引湯誥太甲堯典之言以明文王湯康皆自明也新之為言革其故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唯大人為先得之德之不明也以民之未知乎此也德之不行也以民之未得乎此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昏為明易惡為善變化氣質如螟蛉之肖蜾蠃是豈不為新乎雖然自明明德者亦日新也合內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

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嚴陵方氏曰日新者日新其德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苟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始也日日新者言日新之有繼也又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加也既有始又有繼又有加則日新其德於是為至極之為言至也所與書言君子所其無逸之所同義葢有所則有用有用則有極既有所矣其可不用其極乎故其言如此然君子之日新非特在己下以治民上以承天亦莫不

然故又引詩書之言以證之則無所不用其極又在乎此

山陰陸氏曰諟之在前顧之在後極至也未有不用其極而能新者也

石林葉氏曰新之至於又新者德之在己也作新民德之在人也其命新者德之在天也葢君子之德至於受天下之命而後極其明德也

盧陵胡氏曰日新自明也新民明民也自明明明民物

我一致兩造其極是謂無所不用其極極中也民不協於極者由不明也上之人能易昏為明變化氣質使之自新以趨於中道是為用其極也

東萊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者新之謂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其不已者新之謂也新者天之道也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發生無窮已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知此道也其自新也以堯舜之道為必可行以

堯舜之德爲必可至其新民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然非不息不已則不能至此

延平周氏曰易曰窮理盡性窮其在己之理然後能窮其在物之理盡其在己之性然後能盡其在物之性未有不自明其在己者而能明其在物者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自明新之無已而至於極則聖人也此君子所以用其極

新安朱氏曰太甲殷書顧諟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此傳之首章釋明明德也湯之盤銘以下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茍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

斷也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葢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

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汩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

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之也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期之辭

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

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唯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

矣然本其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葢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

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大戴之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亦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殷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

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葢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之耳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来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

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葢民之視傚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葢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詩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新定邵氏曰以事情揆之日日盟頮人之所同也日

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諸盥頮之盤歟

長樂陳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然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也新民者必先自新也至於所止不同亦皆至善也

永嘉薛氏曰明德峻德也日新德新也

龍泉葉氏曰人之於德皆自明也豈有明之者哉火

有不息之光泉有不竭之流人之欲自明也窮天下之欲不能蔽其達而行之也合天下之力不能遏如水火焉益深益熱而不可禦也聖賢親身行之則知自明之為功矣徒口耳記問而已者若之何哉新與明皆學者功用之要也新則明明則新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人無日新之效茍惟一善以自恕記其舊而忘其新得於昔而遺於今頽惰委靡日就耗散而其本然者忘矣有新有故者物也物已故而不

復新者也此湯之所以銘也國之已故者不復新周故國也而文王能新之此詩之所以頌也一性之誠無故無新持之不倦存之若一人之於身鮮有不以新舊為别者自欺其身者也不二不息有始有卒則日新之功見矣一段說成德就賢之功效一段說明德是自明一段前輩所以移易在前謂是解新民然細看却只是自說日新意思

建安真氏曰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

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汚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甘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蟯蚘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櫛銘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

錢塘吳氏曰德既明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於是又取詩書言新者明之日新則德益輝光新其在已者也民新則風移俗易新其在人者也命新則祈天有

永新其在天者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至也至則止矣故又取詩人所言止者明之止者止於至善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氏曰誠意在知所止引殷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

畿千里惟人所居止引小雅緡蠻之篇言黄鳥止在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孔子見其詩而論之云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也又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河南程氏曰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如人臣止於敬

之類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各因其心之所重更互而出才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分出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唯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父子止於孝慈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已作此惡從而誅之舜初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

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止於事　又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其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忠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伊川

藍田呂氏曰民之所止止於邦畿而已鳥之所止止於丘隅而已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學不知所止流遁失守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雖黃鳥之不

若也故文王之學所以緝熙者在敬其所止而已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為人君為人臣為子為父與國人交之至善者也其所居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為至善則一也所謂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所止

石林葉氏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黄鳥止於丘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安而止之也

廬陵胡氏曰止得其所則善君臣父子國人止於仁孝敬慈信是為止其所雖然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止之未必得其所也故先於明明德

新安朱氏曰此與前引淇澳詩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説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穆穆深遠之意

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

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

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藴而又推類以

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所止而無疑矣

曰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

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

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

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

深切矣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葢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

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禀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説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徳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

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

永嘉薛氏曰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

龍泉葉氏曰學者之於道非有可止之法其所為力行而不息者將以成就其所止也故君力行以成就

其所止之仁臣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敬子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孝父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慈人之行於世也苟知其所止雖行千里之遠而可以無厭其不知也則左足未舉而右足蹟矣故動則入陷穽行則入網羅以至於死而不得其止也

東萊吕氏曰止則一不止則二人之行也未得其所居則其心茫然不雜則亂也及得其所居則心自定矣此止則一也君子之學擇其所止而已矣

建安真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

先於克己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癢疴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

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又曰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主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新定邵氏曰此章所以釋止於至善之義也至善之道乃夫人安止之地自其大體而言之人之一身其生也生乎此道之中其處也處乎此道之内未有能出於範圍之外者也自其事為而言之視聽言動皆

當由禮喜怒哀樂皆當中節亦未嘗無所止也古昔聖賢洞明乎此故其告語所及經指此道爲所止之地曰安汝止者安乎此也曰欽厥止者欽乎此也謂之廣居謂之安宅無非推明乎此也自夫人講學不明蔽於物欲始曠其安宅而弗居血氣馳騖殆如寄身於逆旅甚者墮於荆棘投於陷穽溺於深淵而不自知也豈不重可歎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鄭氏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虚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孔氏曰無情者以下記者釋夫子之意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此謂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先生曰且舉此一事其它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

是本也伊川

橫渠張氏曰大畏民志大畏服其民志使民誠服猶神武而不殺也威德素著則民自畏服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則知過必改不可幸免故無訟也此則三不欺聖人皆有之愛則不忍明則不能威則不敢

清江劉氏曰聽訟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聽訟與人同使無實之人不得盡

其辭則異

嚴陵方氏曰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無訟召南之聽訟不及周南之無犯此所以為聖賢之辨歟夫訟者以其兩辭之情偽未辨也至若無情之人不得盡其辭豈復有訟乎非夫大畏民志固不能若是易於訟言有孚窒惕蓋謂是矣

馬氏曰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故誠其意則使民服民不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中心悦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仲尼雖巧言如簧苟無其實為天下所不容此無情者所以不得盡其辭而可使無訟是謂誠意之效故曰知本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四章釋本末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葢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

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葢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新定邵氏曰民生有欲羣居則競民之不能無訟也久矣鼠牙雀角疑似惑人訟之未易聽察也尚矣有能裁決明審使姦猾無所遁情善良得以吐氣是亦足以為政矣然人之情偽無窮已之精力有限與其分拏鬬閱勞吾之聽決孰若和順雍睦相安於無事是故虞芮質成未足以見文王至其目覩禮遜之俗忸怩而不忍爭然後見文王道化之懿耳夫所謂大畏民志者豈必峻厲威刑使之畏懼而不敢犯哉蓋

其羞愧之心潛動於中則稍犯不避措躬無地中庸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是也昔夫子之仕於魯也將為司寇而沈猶氏之徒已為之息心而改行此其德望素隆大畏民志厥有明驗儻得邦家則綏來動和使民無訟尚奚難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鄭氏曰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

孔氏曰此覆説前修身正心之事因忿怒恐懼而違於正心既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河南程氏曰或謂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先生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伊川

藍田呂氏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

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唯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石林葉氏曰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心有所係矣故不得其正有係而不得正則其視也必不見聽也必不聞食也必不知其味以心不在焉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葢能正心則能存而不失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無所係此所以養性事天而修身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古之君子無所不用其正坐毋箕坐必正也立毋跛立必正也游毋倨行必正也視毋淫視

必正也聽毋傾聽必正也言不惰言必正也動不還動必正也至於祭則正已居則正位坐則正席射則正鵠投壺則正爵無所不用其正此無他凡以正其心也心正則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其小者爾心一爲小者所奪則坐立視聽言動飲食顛倒失措而天地四方易位矣故養心不可不正然古之聖人以蒙養正蓋未發之謂蒙謂喜怒哀樂未發時也能於此時養之以正則發而皆

中節矣若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正心必曰先
謂正於未發之前
永嘉薛氏曰中庸之學以率性為道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
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為事奪五官
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范陽張氏曰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
所以為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

身有所忿懥至憂患而不曰心也是心者出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忘忿懥以至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故正心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以心之正體無見無聞無味處是也一流於見聞滋味之間則心之正體偏矣故正其心者消盡血氣忘忿懥以至憂患乃可耳心體既見寂然不動可也感而遂通亦可也此心正者之事正心者豈可遽言此哉學者不可不察

東萊呂氏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心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求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至意誠者能黙識之居仁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忿懥恐也湛然虛明隨感而應者心之正也不能操而存之而苟以應物則必反為所動而

累乎其中是以不得其正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心一有是則不得其正何哉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已者也人能即其日用之間動靜之際戒慎恐懼有以存之則夫物之未感而其本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固心之正及其既感而其為用流行不滞凡其姸媸輕重之變皆因彼

之自然而隨以應之則其喜怒憂懼之用雖各不同而吾之本心鑑空衡平之體固自若也亦何害於正哉唯其不知謹戒以操而存之使其未感則昬昧而無所知已感則昬亂而無所主是以四者之應得以動乎其中而不能自定是以當其忿懥則有是忿懥而不能平也當其恐懼則有是恐懼而不能安也以至於好樂憂患莫不皆然則方寸之地日用之間紛紛擾擾而心之體用無不失其正矣心之體用既失

其正則其身在此其心在彼泮散支離不能復相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足怪哉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從其大體意正如此然經復有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葢意有未誠則念慮之間無非邪偽固無實可用力之處而不誠無物亦無肯實用其力之人故必意之已誠然後能正其心而不肯不正其心矣大抵意誠以後規模漸濶而功夫愈密由中以及

外而功夫亦不難矣　又曰大學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節節去照顧　又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

龍泉葉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物也非心也是物交於其心不出於此必入於彼物為之制則心之所存者寡矣無私主者心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心也舉喜怒哀樂無以見之而非無者心也正心之至

至於不以一物累其心則視而必見聽而必聞食而必知其味推之於身皆一心之用也意言其所發心言其所存

建安真氏曰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

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又曰文公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葢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静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有一箇空衡未稱物已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也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及至事物之來随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

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所感而應之耳此即中節而謂之和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令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懥而特曰身有所忿懥挈其

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為物累而心為我有者乎吾見忿懥之橫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經列四者於前而繼之曰心不在焉

錢塘吳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惟忿懥在人不可有易言懲忿書戒忿嫉是矣其餘三者如恐懼修省好賢樂友生於憂患皆學者所不能無今乃與

忿懥俱以不得其正言之何歟葢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有之也身有之者血氣所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懥則是好勇鬬很忿忘其身者也與一怒安其民者異也其所恐懼則是怯懦無勇見義不為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遊者也其與好禮樂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其與憂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得其正也乃若喜

怒哀樂發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之正則自若也是知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在焉故也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新定邵氏曰昔之聖賢固有一怒安民者矣非無忿懥也然當怒而怒所可怒者在物而不在我故怒而不遷所過者化固有恐懼脩省者矣非無恐懼也然當懼而懼所可懼者在時而不在我故震雷雖驚不喪匕鬯唯仁者能好人以其無所作好也好樂如是

夫奚傷天下憂吾不得不憂在我本無所憂也憂患

如是夫奚損此如水中之萬象鑑中之妍媸物至則

見物去則寂水之與鑑無所增減亦無所愛憎也未

應物之前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不立固所以為

此心之正當接物之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隨感而

應亦孰非此心之正詩人形容文王宅心之妙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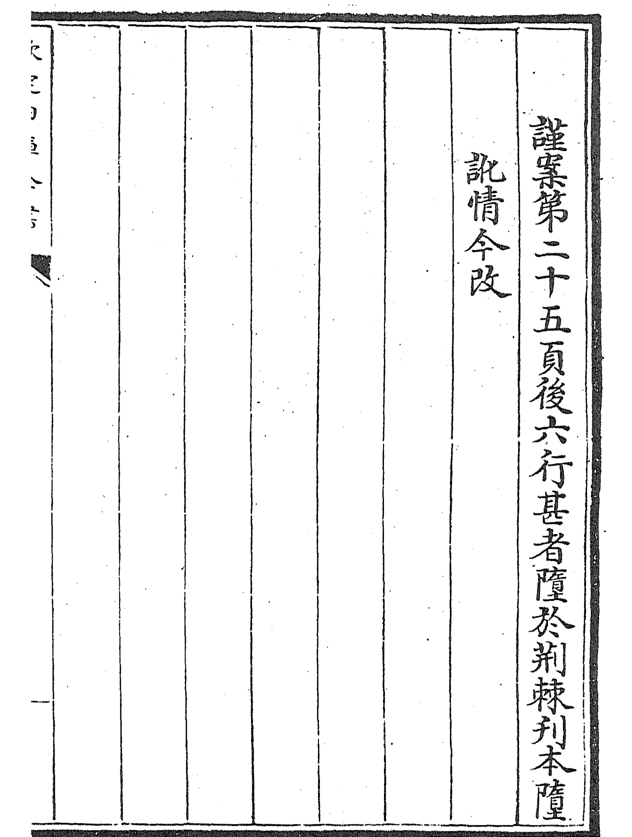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孔門高弟形容夫子心術之

精微者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以方寸之地一

毫意念未始或萌如此也則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苟有一焉豈不甚為此心之累哉葢心者身之主宰而四肢百骸之所由以聽命也心不在焉則目雖視而不見逐鹿者不見泰山是也耳雖聽而不聞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是也口雖食而不知其味中懷憂惕不覺匕筯之失是也夫耳目與口之用若無預於此心而此心一或不在則隨之而俱廢由是而觀欲修其身者烏可不先正其心哉欲正其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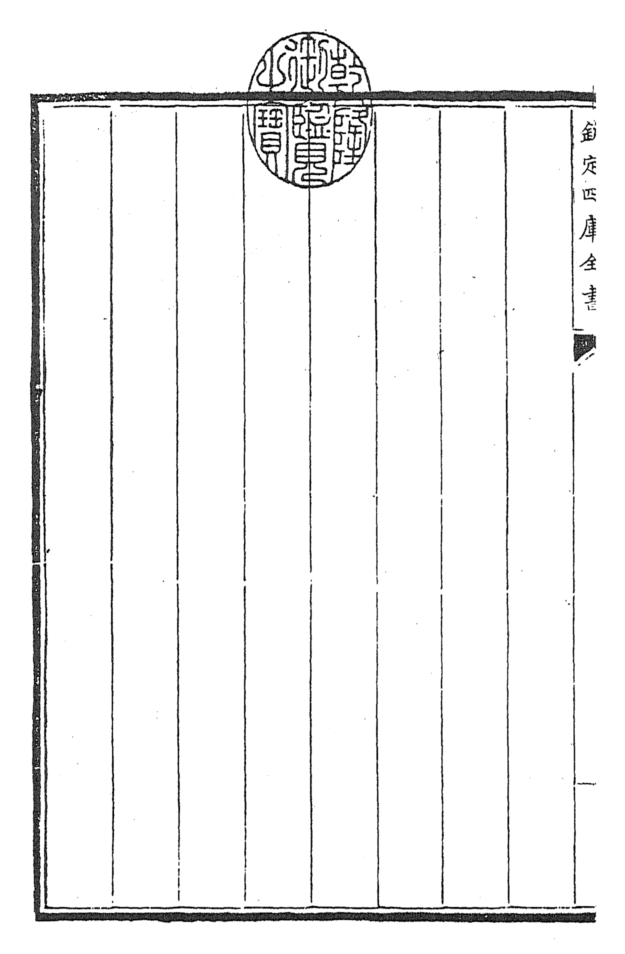
烏可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念為此心之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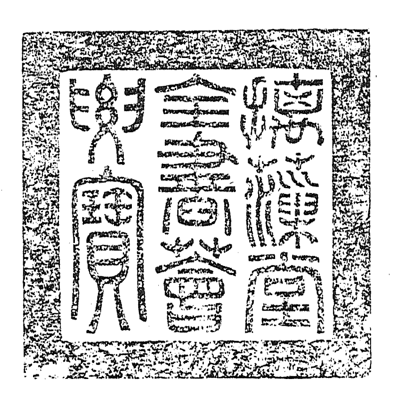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説卷一百五十一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六行甚者墮於荊棘刊本墮

訛惰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康偉